

光宏

好久不见

悠悠心曲

当数日阴雨过后，见到阳光灿烂的那一刻，我们对太阳说声，“好久不见。”

清晨，大地依然潮湿，路边树木的枝头清晰可见点点水滴。缕缕阳光照过来，发出耀眼的光芒。

有太阳的日子，心情也变得灿烂。昨日的烦躁，在阳光的普照下，早已跑得无影无踪。

当悲喜交加的回忆渐渐走远，偶然遇见印象模糊的老同学时，我们会说声，“好久不见。”

我们望着对方，心里想着所有与我们有关的往事。教室里，我们同读一篇课文，同声回答老师的提问。

时间煮雨，煮的是岁月的无情，留给我们的却是向往和记忆。

今天相逢，我们突然变得无话可说。或许此刻的相见，已给对方最大的意外和惊喜。

言语来表达什么，就这么静静地站着，任凭从前的情谊温暖彼此的心。

行走在人生的路上，这样的好久不见，很温暖，很期待。一个人的风景，不经意间，便搞丢了一些人。

昨晚，我陪爱人散步，忽然提起已故的老同学詹。我说，在高中同学里，最要好的除了项，就是他。

在情感满天飞的时代，我们硬是把把自己活成了孤独的样子，还美其名曰是个性。

一个人的风景，不经意间，便搞丢了一些人，懒散犹豫中，已失去寻找的欲望。

去年，又遇到好久不见。不过，这次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部影视剧。就像贺言和朵朵一样，原本本可以走到一起。

烟酒都是我教的。他还说，我是教唆犯。我当时笑着说，我哪是教唆犯，我是在教你怎么做男人！

后来，一次意外，詹走了，永远离开了我们。至今，詹的音容笑貌还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去年，又遇到好久不见。不过，这次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部影视剧。就像贺言和朵朵一样，原本本可以走到一起。

立面，徒生几许烦恼和怨恨。这样的好久不见，绝不是贺言想要的，也不是朵朵能接受的。

回到现实，回到生活，我们还是想着一些美好的人和事，总希望从平淡中找点乐趣。

于是，我们走出孤独，一句好久不见，送给或远或近的他。

有时，我们能等到一句同样的好久不见，遇到同样渴望友谊的他。

的问候，是温暖的，是有期待的之后，便是寻找，希望有个好的理由，结束遥不可及，使梦寐以求的东西，来到我们的眼前。

虽然各自生活多年，容颜和心态都发生了刻骨铭心的改变，但有些骨子里的东西，依然不舍也不能丢弃。

这样的好久不见，将成为我们交往的常态，成为我们接纳美好和宽容的心声。

我们心因情生，声因心起，对人生路上丢失的人，友好地说声：好久不见。

张辰保

仙源古城，觅踪寻梦

人间风景

仙源镇，紧临黄山区城东，前身是太平县治所在地，它有着千年的历史，也有着千年的文化沉淀。

古城“陆通徽歙，水达鸣江。”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陈村水库蓄水前，城东埠的麻川河上，自唐时起就是“舟楫世界”。

富溪河和麻川河相依而流，因源出黄山，古称“仙源”。“面揖黄山，足濯碧水，屏风后镇”，是这一块洞天福地最好的诠释。

“山水之胜，殆甲江左。”这是清《宁国府志》对仙源的描述。清嘉庆年间，曾三次奉调担任江南乡试考官的太平知县曹梦鹤，溯根究源，不但把麻川河同诗经中的淇水相比。

的万历城墙已不在，我们只能沿着那靠河的南门大路，追寻它宽大的墙基。遍布直街横街的那十几座牌坊，还有那二十几座大小寺庙，大多很难按图索骥。

夹在民居和菜地里的断垣和残壁，如屋边晒太阳的老人，引得我们驻足观望，会听它浅语低喃。

南门难寻，南门桥还在，老气横秋溪上，它永远是不寂寞的，上面人来人往，几百年来，看世事变幻，望潮涨潮落，任云卷云舒。

南门难寻，南门桥还在，老气横秋溪上，它永远是不寂寞的，上面人来人往，几百年来，看世事变幻，望潮涨潮落，任云卷云舒。

立桥上环顾，但见那四周山岗起伏，丘陵环绕，真是“群峰面面背城披”。

此山为县之北障，绣错屏列，顶上双峰如髻，若三门，似鱼袋，俗呼丫角尖，又叫三门山和金鱼袋山。

南门难寻，南门桥还在，老气横秋溪上，它永远是不寂寞的，上面人来人往，几百年来，看世事变幻，望潮涨潮落，任云卷云舒。

南门难寻，南门桥还在，老气横秋溪上，它永远是不寂寞的，上面人来人往，几百年来，看世事变幻，望潮涨潮落，任云卷云舒。

孙觉徒建，至明正统年间县令张珪增建，“学制始备”。后历代县令和贤达不断修葺，占地二十五亩之多，建筑有十六幢。

千年来，歌颂仙源的作品不胜枚举，他们留下的诗作和诗词，是留给古城最可贵的馈赠，也是我们读懂那个时代的镜子。

千年来，歌颂仙源的作品不胜枚举，他们留下的诗作和诗词，是留给古城最可贵的馈赠，也是我们读懂那个时代的镜子。

千年来，歌颂仙源的作品不胜枚举，他们留下的诗作和诗词，是留给古城最可贵的馈赠，也是我们读懂那个时代的镜子。

李嵩

时令小调

梦子



初夏时节，皖南山区各类野果渐次成熟了，满山遍野都是，以至于让你不知先采摘哪一类好。

有一类叫“梦子”的，是我小时的最爱。“梦子”是土语，在教科书里叫野草莓。

梦子的身段和生长环境，与地梦子相似，因为它是蛇的喜食，人一般不敢吃。这三类，成熟后的果实均为红色，红彤彤的那种，外形像个小灯笼。

小时学校旁边有一座小山坡，每年五月，地梦子、树梦子、蛇梦子就赶着趟儿冒出，几乎在你不经意间，昨天还是荒山。

摘一颗吃一颗。这当儿，觉得用手都是一道应该省去的程序，恨不得梦子自己能飞起来，直接跳进嘴里。

小时满山遍野的找梦子吃，梦在远方。现在想起摘梦子吃的事，梦在故乡啊。

(配文图片：夜雨)

辣心。这不算什么，眉头偶尔皱一下，鼻子轻轻哼几声，内心更多的是收获的快乐和享受的满足。

学校离家远，中午是不回去的。午饭装在搪瓷缸里，用小布袋兜着，早上拎到学校。

这还不是最有趣的吃法。山坡上有一种杂草，上头的须根似狗的尾巴，毛茸茸的，所以叫狗尾巴草。

小时满山遍野的找梦子吃，梦在远方。现在想起摘梦子吃的事，梦在故乡啊。

小时满山遍野的找梦子吃，梦在远方。现在想起摘梦子吃的事，梦在故乡啊。

(配文图片：夜雨)

朱阳华

家庭手记

老父亲

春夜，雨依然很大。我推开门，“爸，我走了。”打开车门，父亲却跟在我身后，拎着一袋鸡蛋说：“带给孩子们煮着吃。”

父亲今年73了，他兄妹五人，排行老二，是中国标准的农民。他忠厚老实，善良淳朴，吃苦耐劳。

工作这些年，家里的条件好了许多，可以让父亲享点清福了。去年夏天，妻子建议给二老装个空调。

如今我也有孩子，每逢节假日带孩子们回家，父母那个忙呀，别说是多开心了。

我清楚记得，1994年，油菜刚收割完，可强壮的父亲不知怎的倒下了，几天高烧不退，母亲急得吃不下饭。

父母在，家就在。

黎小强

天地一隅

枇杷思

阳台花盆里栽了棵枇杷，今晨忽发现，小树上结了几七枚青黄相间的果子，心中甚喜。

《晏子春秋·杂下之十》：“婴闻之：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，叶徒相似，其实味不同。”

起先事态发展似也印证了我的不以为然。两年间，它无动于衷，叶片倒是不小，只是其下始终无花亦无果。

不料，这棵枇杷珠胎暗结，在暮春时节呱呱坠地，给我惊喜和希冀。

人间四月天。我的眼前闪现近日几幕。市三院养老科病房，老人多半插着胃管，喝水吃饭由管注入。

老人们开花的枇杷树在哪？也许他们等不及结果了，但总要让风景永驻其心间。这需亲人的陪伴，也需社会的关爱。

人间四月天。我的眼前闪现近日几幕。市三院养老科病房，老人多半插着胃管，喝水吃饭由管注入。

人间四月天。我的眼前闪现近日几幕。市三院养老科病房，老人多半插着胃管，喝水吃饭由管注入。

人间四月天。我的眼前闪现近日几幕。市三院养老科病房，老人多半插着胃管，喝水吃饭由管注入。

老人们开花的枇杷树在哪？也许他们等不及结果了，但总要让风景永驻其心间。这需亲人的陪伴，也需社会的关爱。

人间四月天。我的眼前闪现近日几幕。市三院养老科病房，老人多半插着胃管，喝水吃饭由管注入。

老人们开花的枇杷树在哪？也许他们等不及结果了，但总要让风景永驻其心间。这需亲人的陪伴，也需社会的关爱。

人间四月天。我的眼前闪现近日几幕。市三院养老科病房，老人多半插着胃管，喝水吃饭由管注入。

老人们开花的枇杷树在哪？也许他们等不及结果了，但总要让风景永驻其心间。这需亲人的陪伴，也需社会的关爱。

人间四月天。我的眼前闪现近日几幕。市三院养老科病房，老人多半插着胃管，喝水吃饭由管注入。

老人们开花的枇杷树在哪？也许他们等不及结果了，但总要让风景永驻其心间。这需亲人的陪伴，也需社会的关爱。



火塘农家画

田园诗画 李昊天/摄